

回望「天狼星」

• 陳芳明

——余光中作品專論之五

新詩總會陳舊的。十年前，二十年前，評者一致看好的作品，而今回頭再看，不免使人興黃花之歎。

不錯的，新詩總會陳舊，而被人遺忘終至湮沒者，亦可謂不計其數。我們與其歸咎時間的冷酷，不如說，那是新詩在逐步進展之中。誠然，時間不過是冷靜的裁判者，它不可能賦詩以新的生命，也不可能損傷詩的存在，真正讓詩能够傳世，或者讓詩消失無蹤的，還是在於詩的本身。一首詩完成的年代早，並不一定意味它容易早夭，相反的，它可能是一種早熟。詩既成熟，傳世自可預卜。然則，新詩又不一定會陳舊的。果真詩能傳世，其精神日日新，代代新，那麼陳舊

的，大概是時間，而不是詩了。

余光中的長詩集「天狼星」（臺北，洪範書店，一九七六），終於出版問世，不能說是一件盛事，而毋寧說是一項幸事。所幸者何？第一、討論臺灣的新詩，欲褒欲貶，余光中的作品似乎不能忽略；而「天狼星」誕生於余光中創作歷程上的轉型期，隱隱約約具有時代意義。欲窺臺灣新詩的流轉，這首長詩可以說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。第二、「天狼星」原來發表在「現代文學」第八期，距今已有十五年的光陰。隨著「現代文學」的停刊絕版，此詩也宣告失蹤，成了詩壇的一則傳說。當年發表時，此詩曾引起洛夫和

余光中的討論。雙方的詩觀，多多少少代表了六十年代初期新詩發展的兩條路線。如今，兩篇論文已分別收入他們的文集，而惹起議論的這首長詩反而遮掩不見，讀者之憾，亦可想而知。現在，「天狼星」重現人間，自然有助於瞭解十餘年前新詩變化的痕跡。那麼，手捧這冊詩集之際，感到慶幸的，當不止於余光中本人吧。

尤可注意者，這首長詩再度問世之前，余光中又重修舊稿。以新的技巧，重新佈置舊有的骨架，當可看出他早期與近期駕馭文字的不同。如果要追究余光中創作脈絡的演化，此詩是值得討論的。此書出版時，楊牧曾寫下如此的介紹：「此書尤為當代一位重要詩人最龐大最徹底的自省展現，其所代表的價值，初非僅余光中詩人生涯的轉折而已，乃是以印證二十餘年來現代文學的困境與突破，意義極為深遠。」此詩是否余光中最龐大最徹底的自省展現，暫且不論。不過，透過此詩來探索現代文學的困境與突破，無疑是一條恰當的途徑。凡關心現代文學運動者，無論是親身參予或冷眼旁觀，都約略體會到這項運動的苦痛與艱辛。古典與現代的鼎立，本土與西化的對峙，現實

與夢幻的衝突，以及明朗與晦澀的爭執，都不斷地顯現於整個運動的過程中。「天狼星」舊稿發表於各種詩觀劇烈磨擦的時期，它的新貌又浮現於塵土將落之際，其中的得失損益，我們大概可以在詩中推測。因此，謂其「意義極為深遠」，當屬不虛。

「天狼星」是陳舊的，或是成熟的？陳舊在那方面，成熟又在那方面，對照新舊兩稿，我們自可做一客觀的判斷。經過十五年的時光，當年熱烈的爭論也許已趨冷卻。而創作者與批評者的詩觀也更易數次。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瞭望，從前的一團謎，如今可以看得清楚一些吧。

一 余光中談「天狼星」

兩年前，筆者訪問了余光中，談論他多年來的創作生涯，其中頗多論及「天狼星」之處。這篇訪問稿雖已整理出來，因出國的緣故，遲遲沒有發表。現在讓我們看看余光中的現身說法，也許創作者談自己的作品也不太清楚（用新批評家的口氣來說，余光中不一定百分之百瞭解他自己的作品。）不過，我們不妨

。拿來參考，或可測知他當年寫下「天狼星」時的背景。

陳：「天狼星」這一首詩，是以「天狼星的戶籍」開始，請問，為什麼要以「天狼星」為題？

余：「天狼星」當時對我是一種象徵，因為天狼星是天上最亮的恆星。新詩在現代化的過程中，是紛紜而雜亂的，我想抓到一些比較永恆的象徵的東西。天狼星是我當時看星象時，最喜愛的一顆星。同時，天狼星在中外的傳統上都是晦氣星，都是不好的星。像楚辭裏面，「舉長矢兮射天狼」。好像在中國傳統裏，天狼星的出現是有刀兵之災；老人星的出現就是太平。在西方的傳統，天狼星出現，古羅馬人認為它會增加夏天的炎熱；有些古典詩人認為，天狼星的出現會使植物枯焦，總之是一種破壞的力量。當時，在現代文學的運動中，我選擇了天狼星，也帶有一點自嘲的意味，好像現代詩人、現代畫家在當時的社會都被認為是一羣叛徒。所以，「

天狼星」也有一點以不被衆人接受，被傳統排斥，但自己可以燒亮自己的氣概來寫。這一首詩可以說是比較西化、現代化過程中的絕響。

陳：不過，以我的觀察，這首詩並不過份西化，還富有傳統的精神，是一種過渡階段，有西化，也有回歸傳統的傾向，這是我的感覺。你認為呢？

余：當然，我的用意可能是那樣子，可是跟自己的個性、氣質還是有關係。當時寫詩同伴的西化，中國傳統的影子是很少的，中國傳統的認同感也比較少。由於自己的個性，即使那時候我有意鞭笞中國的傳統，我的民族感和認同感還是很濃厚。在詩中，雖然暴露了民族的羞恥和沒落，但是，我是把羞恥和沒落擺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引為自己的羞恥。所以現在回頭看，還是有一種認同感。後來用的意象，大多取自中國的古典，當然表面還摻了一點存在主義的東西，譬如最後的完結篇，不免有一點虛無。

陳：你這首詩一共寫了多久，整篇的次序是不是按完成的先後排列？

余：有先後跳動的，有的是先寫下面一篇，再寫上面一篇，最後再把它組織起來。最早寫的是「多峯駝上」，把它單獨一篇發表在「文學雜誌」，後來把它收進來做為其中的一章。這首詩在現實的層面上，前是神話的，就像紅樓夢那樣，開頭是神話，結尾也是神話，中間是有點現實的。這裏面有自傳，也有為朋友作傳。不過，在自傳與他傳之間，可以說是所有現代主義者、所有的叛徒的一個總傳。我當時的野心是如此，裏面也寫到痲弦、周夢蝶等人。我是在一個寒假寫的，那幾天特別冷，我記得每天晚上寫到一點多鐘。那時有一種力量，非把它寫出來不可。

陳：為什麼剛好寫成十首？

余：那倒不是故意的。寫得這麼多，到這個地方就覺得差不多了，已經够了，就做一個結。差不多寫了半個月，每天很興奮，白天雖然不寫詩，心裏也為這個情緒所衝擊。到了晚

上就拼命寫，總是寫到很晚才睡，帶著相當滿意而興奮的情緒去睡。

陳：後來洛夫的「天狼星論」，指出這首詩的缺點，是不够冷靜。也就是說，在創作之後，沒有冷藏一段時間，就急於發表。你是否也覺得發表得太早？

余：當然，現在事隔十多年，回頭看，裏面有些東西自己是不滿意的。不過，當年發表時，自己已盡最大的努力了。現在我還有原稿存留下來，改了很多很多。

陳：你是不是覺得多冷藏一些時間，再拿出來發表，會比較完美一點？

余：對這首詩講來，大概不會。至少在那一兩年之間，我的看法、我的技巧也只能到達那個程度，並不是說藏愈久就愈好。而且我也感到慶幸，這首詩能夠及時發表出來。發表後，洛夫的反應使我心中本來已經漸漸成形的看法更加確定。他認為，這首詩有許多地方不好，那就是太傳統了；我再仔細一想，傳統並不是不好，如果我順著他的話去做，整

個與傳統切斷，恐怕我現在漂流在那裏，也不知道。同時，他說感情也是個傳統，家國之思、亡母之痛，也是傳統，當時也令我非常反感。我認為我應該往傳統這方面發展，後來我真的往這方面去多寫。他這種說法，我覺得是西化的極端。好像家國不能寫，似乎一寫就是八股。我當時也向他挑戰，我說你不敢寫這類題材。因為，他要超越時空，家國之思、亡母之痛，這些就會落到固定的時空來。所以，這首詩倒促使我毅然決然回頭走。

陳：你在「從古典詩到現代詩」這篇文章說，寫完了「天狼星」後，你已生完現代詩的麻疹。請問，如果沒有洛夫的這篇批評，你自己是不是會覺悟到，不受現代主義的影響？

余：會得多。

陳：那麼說，這是一個觸媒。

余：是的。我覺得他對我的批評，對我是一個拯救。當然拯救有不同的方式，一種是他認為我不够反傳統，我就應該更反傳統，這是一

種反應。而我的反應是，你認為我不好的地方，我就強調，這是出於一種激將法，是不是？所以許多批評就看你怎樣去接受，如果容易受打擊的人，也許從此就消沉了。我的反彈力是很強的，所以就反彈了。

陳：後來，洛夫在另一篇文章曾提到，他秉着藝術良心批評「天狼星」，結果却對作者的社會地位有所損傷，他感到非常遺憾。你自己的看法如何？

余：我想這是他的敏感而已。我在當時的文學界，如果有一點地位的話，那是靠我自己的筆寫出來的，與粉筆無關，是我鋼筆的成果，不要跟我的粉筆扯在一起。是不是？

這次訪問的時間，是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日，已有三年的距離。當時的對話談論，不僅止於「天狼星」而已，同時也論及各個創作階段的長短。從他對於問題的答覆，我們不難推測他當年發表「天狼星」時，意氣飛揚的景象。尤值得注意的，是他當年在古典與現代之間的掙扎，在同歸與西化之間的對決。「天狼星」誕生時，是位在「五陵少年」與「蓮的聯想」兩

冊詩集中間，也就是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三年的時期。正如余光中自己承認的，在那一兩年之中，他的創作技巧的程度，就是詩中所表現的那樣。因此，「天狼星」可以視為那段時期創作經驗的總結，分析「天狼星」的結構技巧，也大約就是分析了「五陵少年」時期的全部經驗。以今日的標準衡量過去的作品，尺度自然有所出入，對作者過分苛求的話，將是不公平的。那麼，儘可能把這首長詩放回它的那個時代，為它的創作背景設身處地，則其中的優劣或許容易把握。「天狼星」的新稿，自然已融入余光中近日的技巧，新舊的歧異，今昔的得失，當可從比較中獲得認識。不僅如此，余光中近期的詩觀，也似乎在修改舊稿的過程中隱約透露出來，由此而可發現中年前後的余光中，在精神和思想方面的轉變。然則，新稿所更改的，當不止於文字表現而已。

二 天狼星說了些什麼？

「天狼星」的主題在那裏？運用了怎樣的技巧？代表了什麼時代精神？這些問題是讀者攤開詩集時急

欲知道的。余光中承認他當時有一個野心，便是為所有的現代主義者做一個總傳，為什麼要為現代主義者立傳？他們值不值得立傳？余光中從來沒有回答這個問題。事實上，詩中雖然顯現了幾位現代詩人的側影，可是總合看來，「天狼星」的自傳成份還是大於一切的。換句話說，雖然余光中選擇了幾位詩人的生活背景，以素描當時現代主義的精神，然而整首長詩暗示的，也還只是余光中個人的思想狀態。因此，我們可以推測，余光中為現代主義者立傳的理由，只不過是在表達他當時的文學思想，進而表達他當時對文化前途的觀感。無論如何，把「天狼星」當做一首長敘事詩，或是一首史詩，都是錯誤的。它僅僅是一首組合詩，嘗試從各個不同的角度，向內省察自己的思想，並向外觀察文化的前途。

先問第一個問題，「天狼星」的主題在那裏？一言以蔽之，便是以現代主義的蓬勃精神，注入逐漸僵化的傳統文化之中。根據這個主題，余光中在詩中一方面感嘆中國文化的笨重衰老，一方面對於未來的文化前途又投以無限的信心。這樣的主題，從表面上看是矛盾的、相互衝突的；實質上，我們可以體會余光

中努力調和古典與現代之間的差距。余光光心目中的「古典」是什麼呢？在第一章「鼎湖的神話」裏，我們可以看到如此的諷喻：

雪人在世界的屋脊上拾到

鵬的遺羽。當黃河改道

乾河床上赫然有麒麟的足印

五百年過去後還有五百年

噴射雲中飛不出一隻鳳凰

在這短短的五行中，余光中大量地引用典故。「鵬」出自莊子，「麒麟」引自春秋，「五百年」取自孟子。莊子中的大鵬，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那種逍遙遊的境界，如今只能在夢幻中去追求，在古典的遺跡裏，在遙遠的記憶中，觸撫鵬的遺羽。至於麒麟的典故，史記孔子世家略謂：「顏淵死，孔子曰：『天喪予！』及西狩見麟曰：『吾道窮矣。』」顯然，孔子和麒麟有莫大的關係。孔子作春秋，絕筆於獲麟。余光中在詩中，藉麒麟的足印象徵古人之道已趨式微。黃河流域是中國文化的發源

地，河既改道，文化也隨著轉移，麒麟乃成為歷史的陳蹟。「五百年」在孟子的歷史觀中，是文化循環的一個週期。他預言每五百年出現一位聖人，換言之，每經五百年，文化便衰極而盛。這也是後來韓愈所說的道統：「文武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子。」孟子之後的五百年，傳給誰呢？余光中說：「五百年過去之後還有五百年噴射雲中飛不出一隻鳳凰。」這兩行詩句不僅是諷刺的，而且也是感傷的；因為，經過了無數的循環週期，文化的盛況似乎遙遙無期。

然而，余光中並不因此而陷入悲觀的深淵中，「鼎湖的神話」的最後一節，隱約透露肯定的結語：

而且把頭枕在山海經上

而且把頭枕在嫫祖母的懷裏

而且續五千載的黃梁夢，在天狼星下

夢見英雄的骨灰在地下復燃

當地上蹂過奴隸的行列

以肯定的語氣結束詩行，是余光中創作一貫的手法。不過，此處的肯定也還是不太富有自信，所謂「英雄

的骨灰在地下復燃」，並沒有表現真正的起死回生，這種期望也只是寄託於夢想。在余光中的創作生涯中，真正透露積極進取的精神，必須等到「敲打樂」和「在冷戰的年代」時期，我們才能全面徹底地體會。在「天狼星」這首長詩裏，我們可以發現，余光中的精神雖然龐沛，然其態度却顯得猶疑不決。總之，余光中對傳統的悲悼，以及對現代主義的寄望，無疑構成了「天狼星」中現實與理想的主題。

在這本詩集の後記裏，余光中有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思：「一九六一，那正是臺灣現代詩反傳統的高潮。那時國內時局沉悶，社會滯塞，文化的形態趨超不前，所謂傳統，在若干舊派人士的株守之下，只求因襲，不事發揚，反而使年輕的一代望而却步。年輕的一代呢，自然要求新的表現方式和較大的活動空間。傳統的面目既不可親，五四的新文學又無緣親近，結果只剩下西化的一條『生路』或竟是『死路』了；這誠然是不幸的。」這段自白說明了當年余光中對現代主義的嚮往。現代主義是舶來品，是「橫的移植」的結果。對傳統認同感到失望之餘，迫使余光中向現代主義追求更新的精神。

但是，什麼是現代主義呢？或者更確切地說，余光中要以怎樣的現代精神注入傳統呢？很令人失望的，「天狼星」並沒有表現出現代精神的正面價值，綜觀全詩，我們只能看到現代精神的破壞性格。或者說，現代詩人的任性和消極佈滿詩行之間。這一點證諸「表弟兄們」一詩，就可看得非常清楚：

不闖紅燈，不能算問題作家
文壇的黑羊，自十九世紀的講臺
我們集體地逃學
從不把維特和賈寶玉帶出課室
每到週末，就盼望一個小型的大赦
自文法和名人語錄

這樣的詩觀可謂是「非學院派」的。六十年代初期的余光中，似乎和當時的現代主義者持同樣的看法，認為現代主義必然是和學院對立。在某些現代詩人的眼光裏，「學院」就是傳統的象徵，凡陳腐的，朽舊的都滙集在學院的紅牆內；或者，凡一成不變的，落伍的都和傳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要反傳統，就必須遠

離學院，甚或是學問，這也是余光中在詩中所說的「我們集體地逃學」。誠然，臺灣的現代主義者在命運上是註定要逃學的，問題是，他們要逃到那裏去呢？綜觀「天狼星」全詩，余光中並沒有確切地回答。在底下的討論中，我們也許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，推測出現代詩人遁逃的方向。總之，「天狼星」的主題不太清晰，雖然余光中有意刻劃詩人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抉擇；但是，一方面他對傳統不能全然放棄，一方面對現代又不能全心擁抱。那種踟躕不前的態度，正好構成「天狼星」主題之曖昧。余光中精神上的矛盾和猶疑，不也意味著當年新詩發展的困境嗎？

余光中是如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徘徊呢？在「天狼星」中，傳統與現代是兩種緊張的力量。對他來說，「傳統」既是包袱，又值得留意；「現代」是一種誘惑，也是一個未知。此兩股力量的激盪，頗值得我們深思。「天狼星」一共由十首詩構成，除了第一首「鼎湖的神話」和第十首「天狼星變奏曲」，虛構和理想的成份較濃之外，其餘八首都是記錄他對傳統與現代的兩種不同感情。為了討論的方便，這八首詩似可分成兩組來觀察。第一組包括：「圓通寺」、「

四方城」、「多峯駝上」和「浮士德」。這組詩比較偏重於個人的表現，而此種感情的傳統影子相當深厚。第二組則包括：「海軍上尉」、「孤獨國」、「大武山」和「表弟兄們」。這組詩便是他企圖描繪現代詩人面貌的詩作，裏面雜糅著他對現代主義的繁複情感。以這兩組詩相互對照，一方面是個人的傳統的，另一方面是外觀的現代的，綜合起來，就等於是「天狼星」的思想狀態了。

在余光中的作品裏，以「圓通寺」為題的詩共有三首，一首出現於「天狼星」之中，另一首收於「五陵少年」詩集，即「圓通寺」和「登圓通寺」。這三首詩都是為懷念母親而作，這些作品最富於傳統的感情。在傳統的古典詩裏，以思親為主題的作品可以說非常豐富。余光中以懷親為題材，且不斷以詩的形式來表現，足證他受傳統的影響很深。三首「圓通寺」都暗示了生命的嬗遞，傳達了過去、現在和未來的交互關係。不過，在思想上和技巧上，當以「天狼星」中的「圓通寺」最為成熟。這裏所說的成熟，並非是完美的意思，而是相對於另外兩首「圓通寺」而言。就技巧來看，收在「五陵少年」的兩首「圓通寺」，

都是以整齊的三行體寫成的，詩的結構顯得機械僵硬，意象的運用也不太活潑，基本上只是一些平面的鋪陳。例如：

大哉此鏡！看我立其淵

竟無水仙之倒影

想花已不黏身，光已暢行

這是「五」集中「圓通寺」的第一節，完全是描景的寫法，並沒有突兀之處。又如「登圓通寺」的第一節：

用薄金屬錘成的日子

屬於敲打樂器

不信，你可以去叩地平線

這樣的描景較富立體感，然而也只是描景而已，不能引導讀者做更多的聯想。反觀「天狼星」裏面的寫法，則有突破的氣勢，雖然同樣以「圓通寺」為題，但他能摒開對外在事物的平鋪直敘，着重在思想和感情

的衍化，同時意象和節奏的處理，也相當完整。此詩的第一節只有單獨一行，便立刻指向詩的主題：

誰知道臍帶的彼端是永恆，抑是黑暗？

以臍帶象徵生命的延續與交感，這樣的意象運用可以說很平凡。但是，當他說：「臍帶的彼端」，這樣的處理就比較特別了。它讓我們聯想到橋的兩端，寫詩者站在橋的這一端，翹首眺望另一端，而詩又以「誰知道」開始，顯然另外一端是渺茫而遙遠的了。為什麼創作者在詩一開始便如此詢問呢？緊接的第二節，作者立刻從疑惑中拉回現實，我們就可知道彼端是多麼的渺茫而遙遠了：

母親死時，她的窗朝北

她的鞋擱淺在這個世界

天狼星照不到她的前額

因為母親已去世了，臍帶的彼端自然是黑暗一片，寫詩者站在這一端，能瞭望什麼呢？這首詩的開始，予

人一種淒涼悲愴之感。「她的鞋擱淺在這個世界」，是相當靈活也相當無奈的一行詩，含有多種複雜的感情。鞋而能擱淺，一方面是意味着人已離世，遺物仍在，一方面又象徵生命的觸礁，心路歷程已告結束。多種聯想多種悲情，濃縮在短短的一行裏，這是余光中鑄造的工夫。然而，鑄造的工夫還只是技巧罷了，如果純賴技巧，背後沒有真情來支持，這樣的詩便是矯揉造作了。這首詩的好處有兩點：第一、作者並非純粹發洩感情而已。六十年代的現代詩人，往往誤認感情就是情緒，凡情緒的便是傷感的。因而人人努力壓制自己的感情，寫出來的詩不是裝腔作勢，便是枯燥無味，彷彿詩不是人寫出來，而是機器印製出來的。感情固不必過份放縱，詩人應懂得節制，但大部份的詩人則誤把節制當做壓制，乃辛苦地逃避自己的感情。喪母之痛原是容易使詩流於情緒化，但這首「圓通寺」就表現得很恰當，我們可以看出詩人的感情已經過一番過濾了。第二，這首詩的技巧雖不能說很圓熟，但至少和詩的感情能够相輔發展。換言之，詩的技巧和感情都得到相同的約束，既不濫情，也不造作，使詩人的哀痛之情能含蓄地流露出來。

這首詩有它的好處，也有其缺點。至少在結構方面就顯得很不平衡。例如詩的第三節就很難和主題配合：

我是一不可救藥的恐北症的患者

我的書齋的窗朝北，我的兩卷詩集

在北極星的風燈下完成

南方屬於床，屬於鼓，屬於假期，而北方

北方是守望的季節

很瘦，且有禁慾主義的鬍鬚

無疑的，這是作者個人的寫照。細心的讀者一定會注意到，如果把這一節詩放在「浮士德」一詩裏，相信也是可以成立的。因為，這節詩看不出作者和亡母的連帶關係。第二節的「母親死時，她的窗朝北」，和此節的「我的書齋的窗朝北」，並不能做任何相關的暗示。同時，此節的第四行也很晦澀，什麼是「南方屬於床，屬於鼓，屬於假期」，這些意象和圓通寺難以連接。爲了表現而表現，是現代主義的特徵之一，余光中在現代浪潮沖擊之下，也曾經隨波逐流，此節

詩便是最好的證據。詩固然要求突兀驚訝的句子，但並不是完全專意於句子的經營。只求詩句的鑄造，不顧整首詩的結構，往往破壞了詩的佈局和氣氛。所幸詩的結尾，還記得回到原來的主題，使整首詩不致走向敗局。試看最後的兩行：

血在我的裏面海嘯
爲了另一個紅海的乾枯

至此才說明了生命延續的意義。詩人的根源截斷了，但並不因其枯竭而使自己的生命頹喪。相反的，爲了繼承過去的生命，自己必須更奮發更積極，整首詩的意義於焉完成。在「天狼星」裏，「圓通寺」是一首懷親懷鄉之作，其感情和思想都是傳統的，在技巧上則是求新求變，由此可看出余光中企圖融合傳統和現代的一番心血。接下去的幾首詩，大多是遵循「圓通寺」的精神和技巧。像「四方城」和「多峯駝上」，一般說來，幾乎是做「圓通寺」的註腳，或者是「圓通寺」主題的擴張。

(下期續完)

本刊最受歡迎的「學人專訪」專欄結集出版

現代學人散記

是名記者胡有瑞女士辛勤
耕耘兩年的結晶

每冊定價45元

全省各大書店均售

直接函購九折，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